

芳仪:

三月廿三日的信收到。首先,让我为你高兴,你已经找到了工作。这并不是说,因为你当了家庭教师而为你高兴,而是你有了工作,至少可以暂时安定一下,免了多少奔波。

高师长不是大名吉人的那位?那是很闻名的。你能够在他家里工作,待遇不会太错的。只要你谨慎从事,这个事情也算不错了。至于薪水当然是另外一件事。如果你需要零用钱,而且以写信给我,我想办法汇一点你。而我准备汇一点你,至少使你的东翁看见了,知道你并不是靠当家庭教师混饭,也可以使人对你的印象好些。

小唐大约就在中旬以前要动身,箱子决定托他带来,其他都是零碎东西,即使箱子也不会比国内土皮的好到那里(因为实在没有好的)。雨衣实在买不到,请原谅。其他你需要什么东西,只要能够买到,我决计帮你买了,有便带给你。

你把我介绍了给你妈妈,并且把我的照片寄去,我懂得你的意思。我感谢你的一片真情,叫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?像我这样一个穷小子,又无地,又无身家,更谈不到财产,但你竟如此垂爱,叫我实在无以自容,只有等将来在一起时,尽我的可能来爱你吧!

提起上海妈妈,倒勾起我的心事。我有一年没有收到上海的信了,不知我祖母她老人家怎样了,真使我挂心。你是不是常常跟上海妈妈通信?自去年桂林撤退后有没有收到过上海来信,最近又有没有来信过?我现在还不好意思直接写信去拜候你的妈妈,希望等我回国后才写信去拜候她。并且介绍她和我的祖母和亲戚相识。(那是说等我和上海取得联络后,因为现在没法和我上海祖母通信)

最近几封来信开头都是“亲爱的……”,真太热烈了。本来我也想来一个“亲爱的芳仪”还报,可是我

# 烽火素心(3)

##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

觉得不好意思。或者是我这个头脑还用不惯这些字眼(你说的“小老头子”)。不过在我心里的确是“亲爱的”,你可以相信我。还有,最近以来,我给你的信特别少,你不会觉得奇怪吧?其实,请原谅,我挂记你的心始终是一样的,因为这一天到晚的忙劲,实在我自己也管不了。尤其是住的地方,又嘈杂不堪,事情太多,不能安心写字。我准备搬一个帐篷,自己单独一个,跟 Ramangar 一样,比较清静些。你的命大概跟我的命一样,对于做生意实在是命中注定没有缘份的。最近中印公路通了,运输队又吃香起来,以前拿十二盾的现在都捞几百倍甚至几千倍。可是我,一个钱也没有捞到——当然也不会损失一个钱。

我是天天盼望着归来,可是事实还不让我立刻动身,还需要在这里耽阁几个月,真没有办法。希望你常来信,把你最近的生活告诉我一点。即此,敬祝平安

你的林保  
四月四日

亲爱的小林:

接二连三的来了许多信,你大概该高兴死了。告诉你这封信带给你更好的消息。

今天三月廿六日,我已离开了女青年会,那名声不十分好的地方,搬到了大观路高吉人师长家里。他们很看重我,高老师长、高老师短的我亦就厚着脸皮应着。我想在二

个小天使的面前,我还可以担当得起。但是我还是应该谦虚些,是不小林?他们让我一个人有一个房间,虽然房间不大,但我已够满足。我将它布置得像一个先生的房间,又把你送我的素描画贴几张,生色不少。两个兄弟,一个六岁幼幼稚班,一个二年级。兄名高湘生,弟名高桂生,哥哥比弟弟约大两岁吧?我想他们必比双碑的二个学生好教,小孩子骗得就好弄,倒是大人难应付,这是家庭教师比较最困难的一点。还好现在的一位太太是谦让的好太太。

昨天星期日下午又和李同伴去礼拜,在一新建的中华基督教礼拜堂内。礼拜后又参观了一对新夫妇在彼处举行结婚典礼,新娘很漂亮,男的年龄较大,大概他们很有钱吧。仪式庄严又可说很漂亮,简单而辉煌。若使将来我要结婚的话,必定要在教堂里举行,并且要选在 Christmas Eve。那天晚上,值得纪念些。最好能到香港道风山上去举行,那更有意了(编者注:1945年12月24日圣诞节,如愿以偿)啊!是否在讲梦话呢?

晚上月色很好,和同房艾小姐去翠湖散步。我们俩人把整个翠湖走遍就回去安寝。她的情人在曲靖。我们同样情况,无男友来找我们玩,就俩个人去玩。女青年会的特点,许多中外男人来寻他们的对象,那小人小张叫的那种怪声:几号小姐某人看你,真有趣。起先数天我听了简直要放声大笑。

你的数次的债目大概已寄在路上,我想大约廿八、九号就能看到



上海,襄阳公园(一九五一年)

你的信。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

你现在仍是照以往一样,每星期给我一封信,寄到大观路。希望你能够早日回国,到大观路来看我及两个小学生,因为你是欢喜小孩的。你现在爱着我,当然连我的学生亦会爱的,可是?

空暇时很想自修,使学业有进步。奈无书可看。以前有数本书都放在重庆,现在只有三本歌谱及一本戏剧春秋,预备送你的,还未寄出。

晚上亦预备将你的信件整理动起来。敬请  
健安  
你的芳仪

三月廿六日 云瑞庐

芳仪:

你来的许多信都收到,三月十二日黄昏第一天到昆明、十六日搬到女青年会来一封,廿三日于女青年会,和今天收到你廿六日于云瑞庐这封。高兴的是的确高兴,但还没有死,否则岂非阵亡。

闲士公墓又要多一块墓碑了吧!闲话少说,知道你已搬到云瑞庐,很好。高师长果然是高吉人师长,给我猜对了。我想你生活一定很好。小孩子不成问题。至于大人,我想能够和太太混好了,先生是不会太过问罗苏的家事的。真糟糕,我已

经厌倦了军中生活,准备回国后做一个老百姓,可是你却又到军人家里去做事了。当然,这是笑话,你做的事根本与军人无关。我想,如果我回国后辞不掉外事局的职务,那末请调去 200 师当翻译官好不好?高太太和周太太的性情怎样我不知道,但云南人的性情你应当认清,他们多少脱不了老辈的气息,要规规矩矩,带一点保守的风味。对外省人面子上很客气,只要你对他们诚实,他们就连心里也对你好了。

我写信给你,不一定固定每星期一封,有时有话要讲或是有空,就多写几封。最近一共到昆明的有三月廿一日两封,廿七日一封寄坤维慈幼院,三十一日一封及四月四日一封寄云瑞庐,不知都收到否?

我爱小孩子,尤其爱 Baby,因为他们好玩。至于七八岁以上的小孩,我爱顽皮的,越顽皮我越喜欢。不过有时太过份了,我也不高兴的。你那二个学生不知顽皮否?

翠湖我去过一次,实际上并没有像听到的那样美丽。可是想像起来,在月色朦胧底下,一定是很美丽的了。可惜我没福享受这些,因为我在昆明时,是住在黑林铺底的干训团,离翠湖很远,晚上没有机会在翠湖玩。至于其他许多名胜古迹,我想你在昆明,将来总有机会去玩的。

戏剧春秋不必寄了。因为那本书我曾经读过,以前在兰迦时需要,那是因为要排戏。可是现在这个地方,所有的人都把兴趣放在中印公路和香烟肥皂上了。你一个人想来推进戏剧运动是不行的,所以……,总之,当兵从商,反正一样,只要钞票。

先在这样结束,明天再谈。敬祝晚安! 林保

四月五日

摘自《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》钱林保 高芳仪 著《世纪》杂志社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

# 唐云传

郑重



## 13. 开拓花鸟画的新领域

当时的画坛风气也好,彼此之间不搞文人相轻,各种流派都能坐在一起,谈诗,谈画,看法虽不同,但仍不妨碍朋友切磋琢磨。邓散木与唐云可谓挚友,在交往之中,兴之所至,先后为唐云刻了不少印章,但唐云一直很少钤用。对此,邓散木虽然有着“谁怜风流高格调”的伤感,但仍不失为朋友,他有一次对唐云自我解嘲说:“你的画件,不用我的印,但也不等于我的印就刻得不好。”画坛的气度,可见一斑。

唐云认为,画家之间相互影响渗透,海上画派才能更具特色。一个画家不只是在古代绘画中汲取营养,还要对同时代艺术兼容并蓄。

唐云从山水转向花卉,是从华新罗开始,然后又吸收了金冬心。华新罗的清秀,金冬心的拙朴,唐云追求自己的花卉以清新俊逸为主格,再参以拙朴浑厚的风韵。这样,唐云的花卉就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走去。

在绘事的讨论交流中,唐云与朱屺瞻、钱铸九的艺术见解比较接近,三人合作的画也逐渐地多了起来。他们还请来楚生、汪大铁刻了印:“朱屺瞻、唐云、钱鼎合作记。”三人还联合举办了“三友画展”。这次画展虽然没有引起怎样的轰动,唐云的花鸟总算在展览会上亮相了。当时正是国难当头,唐云在他的花鸟画中都寄寓着爱国之情。唐云和朱屺瞻合作的《割烹图》《蛇逐蛙图》,都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丑恶行为,画上题的都是姜丹书集的前人的句子,以古讽今。在这期间,唐云还作了一幅四尺中堂《青绿山水》,画面上是一个儿童骑在牛背上放鸽子,有杨柳飘拂,画上题句为:“杨柳千条尽向西。”唐云还画了一张菩萨像,菩萨脚下有两小儿在拜,画上题句为“无法可说”,都是对当时政治的讽刺。

在唐云的花鸟画中,像这样政治寓意明显的作品,毕竟不多,他的大量作品还是满足

于欣赏者的口味。有人要买一张金鱼,唐云就画一张金鱼;有人要杨柳鲫鱼,他就画杨柳鲫鱼。有时为了使一张画能满足多方面欣赏者的欢喜,他就把几种鱼画在一起,再画些浮萍和水草,画面上显得很热闹。

一个以卖画为生的画家,既要讨欣赏者的欢喜,又要保持画的清新飘逸的高格调,而不使自己的画风走向世俗化,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有的画家虽然天赋和基础都很好,为生活计,只是讨好欣赏者,使自己的绘画个性消失了,格调变得低下了,最后使自己的绘画艺术走上穷途末路。这时的唐云不是没有这种危险。但是,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,并能把握着自己,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。

笔者曾和唐云讨论过:朱屺瞻是酱园店的老板,他画画是性情所致,不为生活所迫,可以不考虑欣赏者的意见,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画。吴湖帆出身于书画之家,家境颇富,家中收藏又多,也可以不考虑有没有人买他的画,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画。还有像张大千,他在自己的画还没有得到社会承认之时,以造假石涛来维持生活,既在模仿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又不会因生活而沦为俗手了。还有一些画家,性格倔强,不愿为世俗所扰,坚持表现自己的风格个性,画虽然不错,但不为一般欣赏者所理解,生活穷困潦倒,像来楚生就是这样。因为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形,买得起画的人,不懂画,懂得画的人,往往又无钱买画。唯有唐云无法像以上几种画家那样,他需要生活,生活需要钱;他又需要艺术,要在艺术中表现自己的个性。一般画家难以做到两者兼顾,而唐云为什么能做到呢?唐云认为,自己的经验在于:一是临摹古画,时刻不忘基本功。他卖画所得,也不完全是花在上生活上,将很大一部分用来买古画,作为借鉴之用。二是吸收时代的气息,从生活中汲取营养。旅游写生便是最好的办法。他曾和施叔范、唐大郎、卢益芳、邓散木、白蕉等人去嘉兴南湖烟雨楼,做诗联,描绘自然风景。三是提高文学修养。唐云的诗本来就有基础,因为精力都花在作画上,对诗不可能花太多的精力,但是他的这一批朋友,诗都写得很好,这于他对诗的素养的提高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## 33. 老人的故事引起我爸妈的强烈感慨

几天后,我走进金海湾缉私分局局长办公室。“你好!你就是梅洁雅吧?”热情、爽朗、亲切的声音。“小雅,这是我们安局长。”初哥连忙给我介绍。“安局长您好。”我颇为紧张地与迎过来的安局长握手。

“你这个女地下党啊,还真不简单呢!”看来初哥把跟我在一起执行任务的细节都给领导汇报了。我的脸腾地一下燃烧起来。

“哪儿有我那么窝囊的地下党啊……”“当然,我们也知道你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:爱人误解你,朋友疏远你,邻居讥讽你……”

“谢谢。在这个世界上,只要还有能真正了解我的,哪怕只有一两个人……也知足了……”

含泪的微笑让局长为之动容,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肩。“总有一天会还你一个清白,把你的事迹公开报道。但暂时还不行,阖一方的党羽还没肃清,为保护你和家人的安全,只好委屈你继续当无名英雄了。理解吗?”“理解。谢谢领导细心呵护。谢谢!”“虽然不能公开表彰,但我们决定:从经济上对你给予重奖,奖金是——15万元。另外,鉴于你目前面临的困难,几个知情干部为你母亲捐了5万,共计20万,请你收下。”走出缉私局,踏上人行道,我听到路旁的银杏树叶叶正沙沙地与小鸟欢快地合奏——那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在歌唱!

妈妈的病友是位五十来岁的阿姨,姓蔡,举手投足透着优雅,护理她的除了护工,还有两鬓有几丝华发的老伴。他们再没其他亲人了吗?随着彼此的熟稔,慢慢了解了他们的故事。老伯姓商名霖。1949年刚16岁,结婚刚半年,刚获知妻子怀孕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,刚到台时还期待着早日回到大陆。然而,20年过去了,希望越来越渺茫,人遂与这位阿姨结婚并生一子。

1995年,老人终于见到发妻。四十多年的牵挂,两位老人唯有老泪纵横!令老人更忧伤的是儿子出了车祸!欣慰的是儿子给他留下一对双胞胎孙子,为补偿对亲人的亏欠,老人在城里买了三套房,发妻和孙子每人一套,又分别给他们五万,让老伴衣食无忧,让孙子

学做生意,一切安排妥当,老人才安心回台。此后,老人每年回来一次,每次都给孙子钱款礼物。一味的宠溺培育出恶习,老人痛心地发现,孙子越来越贪婪。有一年,老人回到发妻家却发现,屋子冷冷清清。怎会这样呢?细问方知生活费已让俩孙媳零打碎敲地瓜分了。

去年,老人不但空手而归,还反过来跟孙子索要养老费,原因是儿子公司破产了。俩孙子生意不好没钱给,老人只好带发妻到孙子家吃饭。起初,孙子孙媳尚能管着吃喝,半年不到就相继变脸。老人一步一泪地回到台湾。今春,蔡阿姨被检出尿毒症。一来台湾肾资源比大陆更匮乏,二来老人对给自己治愈多年偏头痛的部队医院印象特好,就带着老伴来到这里。

老人的故事引起我爸妈的强烈感慨,他们不顾我的阻止向俩老人讲述了我为养女为他们放弃上大学的事。

听完这些,蔡阿姨用台味十足的腔调喃喃地说:“这哪儿是养女,简直比亲女还亲!”

商伯伯一直不说话,他直愣愣盯住我,许久,才低沉着声音问:“能否答应我一请求?”“商伯伯客气了,别说请求,只要我能做到的,你命令就行。”

“我一直想有个女儿却一直没实现,你做我的义女,好不好?”

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请求,印象中认义父母亲是年轻人的事,自己这般年纪了很不习惯这种定位和称谓,却又实在不忍拂了老人的意,将求助的眼神投向蔡阿姨,谁知她的眼里也闪烁着渴望。

“没女儿是他一辈子的憾事,请你满足他这个心愿吧。”征求的目光飘向爸妈,他们微笑点头。

三天后,蔡妈转到特护病房。由于我的血型是O型,一个念头强烈涌上我的脑海。

“不行,胡来呢!在台湾,你弟弟曾要求给妈捐肾,我说啥也不允许,你是我女儿,我又怎会同意呢?别急,总会有合适肾源的。”商伯伯说。

“如果你不同意我捐给蔡妈,我就捐给人!”我说。“那好吧,你实在想试试就试试吧。”“啥叫机缘巧合?这一试竟然成功!”

# 养女

刘洁

